

內容簡介

這本書乃是事奉顛簸的真實寫照，屬靈精神危機的提醒，喘呼交棒人含蓄的唏噓。感恩的是，交棒人在無奈的同時，也肯定了寬恕和接納的力量，讓那些落在歎息光景中的，不至失掉對傳承的盼望。

《傳承》的具體授意，不單止是薪火相傳的意義，更重要的，乃是如何建立生命。交棒人金盆洗手之際，奮聲激勵接棒者務要跨過成功，超越成就，達臻成聖！

吳志揚律師

代自序

和散那基金會主席質问我：「為甚麼你這本書寫了那麼久？快三年啦！」

他是頂頭上司，我不得不硬著頭皮說真話：「因為這不像我慣常寫的實用神學領導書，《傳承》是一本個人懺悔錄。」

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畢生最輝煌的成功，竟然到頭來一敗塗地，禍延綿綿。我真的很懊悔。

「我不敢含沙射影、也拒絕推搪諉過於別人，」我告訴主席：「所以寫得很艱苦。」

「好看嗎？」他問。

「肯定好看，也絕對可以借鏡。不過寫得沉重。」

可是為了這一代的前輩、父母、領袖、老師、牧者、組長、經理……這些都是天天在做傳承的，我還是寫了。

也是為了下一代的繼承者。

王一平

二零一二年聖誕迪拜

巔峯光環

二零零六年十月那個星期在上海，毫無疑問是畢生事奉最光彩的幾天。數百位賓客同工，來自世界五大洲，包括中國各地，共聚一堂、興高采烈，歡慶亞洲歸主協會成立四十周年，也是我事奉了四十周年；更是自己六十歲生日。三喜臨門之餘，更加上我後繼有人，傳承成功了。

為了籌備這場盛事，忠心協助我四十年的五位秘書，合作做了一些統計。她們計算出四十年來，我總共去了多少個國家（五十幾個），多少個城市（二百多個），訪問了多少間教會（將近二千間），講了多少堂道（難以計算），鼓勵了多少弟兄姊妹投身宣教（難以計算），籌募了多少宣教奉獻（難以計算），開辦了多少個宣教基地（二十多個），建立了多少個神學、領導力和宣教訓練中心（十多間），寫了多少本書（二十多本），為亞洲宣教招募了多少宣教同工（五百多位）.....

這些統計，我千祈求萬拜託她們不要宣揚公佈。因為在這四十年當中，除了神的恩典確實豐厚之外，自己當領袖，瞎子吃雲吞，心中有數：我其實也犯了難以計算的錯誤；得罪神、得罪人的地方，罄竹難書。

在整個星期中，最多人去聽的一堂聚會，是由我太太和身邊最親的同工講「月球的另一面」——就是把我的陰暗、荒謬、犯錯、無知、丟臉向大家公佈。為了對我查根究底，幾位秘書連我中學成績表也翻了出來：整體來說成績尚可、操行劣等。香港高中會考英文優、中文良、數學不合格。

最令人丟臉的是上海大姊，在壓軸慶功宴上，向所有賓客「爆料」，把我小時候的陳年糗事一件一件抖出來，叫人哄堂。

大姊說：「我家大弟恃寵驕橫，四歲那年，羨慕二姊那套學芭蕾舞的粉紅色舞衣舞鞋，又吵又鬧硬要媽媽也替他買了一套。

「他竟然穿了整套粉紅色芭蕾舞小裙子、小舞鞋，興高采烈走上大街，還嚷著要穿著上幼兒園顯威風。」

大姊又說另一樁：「六歲那年上小學，大弟總是丟失東西的。回家路上又喜歡四周逛、到處玩，常常連書包丟在哪裏也不記得。有一次隔壁的小女孩，也是六歲吧，在公園裡頭找到大弟的書包，替他送回來。

「傭人就稱讚這個小女孩，說她又漂亮、又聰明，又懂事，最好討來給大弟作媳婦。

「大弟聽了，追著奔出去，一拳把那個小女孩打倒地上，叫人哭得梨花帶雨……」

這種謔而不虐的老故事，一件一件給加鹽加醋地炒作散播，我成了大家取笑的對象，足足一個星期；但一點也沒介意。

因為同時光環也一個一個套在我頭上。分會的同工、領袖和董事們，還有不少我去過領會的教會牧長們，許多人寫了一份《我所認識的王一平》，結集成一大冊。裏頭的稱讚真的叫我臉紅，慚愧不已；連看也不太敢看。

到今天仍然記得一清二楚的，是兩位老前輩的忠言。一位是我們亞協幾十年的老主席，他寫道：「你是基督教界裏罕見的華人國際領袖，開山闢石，帶領亞洲教會跨出普世宣教的步伐。更喜人的是你很年輕就自成一家了，跟隨效法你的亞洲信徒領袖，都是出類拔萃的，必能發揚光大你的異象和使命。」

另一位是那次大會的嘉賓講員，他是最尊敬的華人教會前輩。他孩童時由宋尚節帶領信主，少年時在王明道教會學習作青年事工，青年時跟著倪柝聲在上海外灘打鼓吹號開街頭佈道會。這位老前輩，他才是國際級的領袖，把全球華人教會連接一起，推動投身普世宣教。

他拖著我的手對我說：「一平，你一生人成就了許多事工，特別是跨文化宣教，你們亞協做得有聲有色。特別是推動亞洲教會，跨出宣教這一步，你走得比誰都快。現在我最感恩的是看見你找到了接班人，一表人材。我恭喜你！」

真的，在老家上海那星期，最叫我自傲和滿足的是能夠向大家宣佈：「江山人材輩出，我找到了繼承者。他們青出於藍更勝於藍，必能帶領亞洲歸主協會走向更寬、更光、更美好的大道。」

在交棒接棒這重難關上，終於有人跨越了——我老鼠跌落天秤地自稱自。

五年成事

千禧年春天，跟一位老同工密集會面，他是西國宣教師。我們在新西蘭找了一處安靜的小酒店，窩在裡頭三天兩夜。

這位宣教師配搭過幾位大牧者，見證他們教會和事奉的興衰。他也是亞協的一位忠心成員，幾十多年來一直和我並肩開拓封閉地區的事工。

我們躲起來，正是要尋求亞協最高領袖交棒良方。不！不是找方法——而是要找神屬意的人。

這幾天我們甚麼都深入探討：講亞協的異象、使命、呼召、歷史、基因、事工的長度、寬度、深度。也講我這個人：我的恩賜、長處、缺陷。他更著力探查我在神面前的領受和異象。「進入千禧年，你為我們這運動看得最清楚的是甚麼？」他不厭其詳地詢問。

記得我的答案很方向性：「第一，我看到亞協會由在亞洲宣教變成推動亞洲去宣教。第二，我看到中國福音事工是會由『向中國』變成『從中國』，再也不僅是外頭向中國來作宣教，而是中國投入普世宣教。」

幾天禁食禱告商議之後，我們共同感受：在所認識的人當中，要找一位同時能肩負亞洲和中國這兩大宣教重擔的，肯定是不可能的。「你還是自己擔起中國的事工，將來在中國發掘接班人吧。我就全職幫你找接棒亞洲的繼承者，」最後他宣稱。

這樣他就舉家搬來香港，全心全意幫我找接班人。

五年——足足五年，這位西教師每年組織四次「會長策略小組會議」，在不同的國家，招集當地及鄰近地區的領袖跟我共渡三、四天，分享異象和使命，也讓我認真地、近距離的來認識這些亞洲宣教同工，盼望在其中能尋到一位神屬意的人選。男的、女的、年長的、年輕的，個個有他們的長處和恩賜，個個也有他們的短處和限制。

五年之後，大家都認定在我這批並肩作戰、出生入死的勇士當中，有三位可能挑得起國際總會長一職。這三位沒有競逐，沒有爭先搶後，因為都是成熟的事奉領袖，也全知道亞協總會長這位置所要負責的，任重道遠；而且更要穿我的鞋子，確是又重又大又難又不討好。這位宣教師向同工領袖最清晰的介紹就是：「會長一職是拼命的，主要職責是籌款和解決難題——最大的麻煩就由他頂著。」

五年之後，眾望所歸，都屬意一位四十來歲，相貌堂堂的香港才俊。他早就有博士學位，在配搭我時候又去唸了一個宣教學碩士。之前他在西方一所大學擔任教席，現在回流作一間公司的理財專家，中英俱佳；也行了萬里路，通曉亞洲各處的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。最好的是他膝下猶虛，妻子也是事奉的。他答應會放棄高薪厚職，全力以赴，率領我們的事奉更上一層樓。「這豈不是神所屬意的人嗎？」我沒太大困難就說服了自己。

又是在那段日子，我故友重逢，和一位華僑女醫生一家再度密切相交。我親眼看到她具備大將之材和國際視野，而她對亞洲宣教更有特殊的負擔。「由她擔任亞協聯盟的主席，應當勝任，」我心中忖度。「她也是神所屬意的人！」我真引以為榮。

在上海那星期，我把這兩位介紹給大家。亞協廿八間辦事處領導，共同禱告後不記名投票。廿八票一致通過，男教授是我們的新會長，女醫生是新主席。

最叫我竊竊自喜的是他們表示將來籌款絕不成問題。